

心中的灯塔

■涂启智

小学四年级时，武诗成老师接手教我们数学。

武老师身材瘦削细长，像一根竹竿。蓝色裤子配上白衬衣，斯斯文文，又有点弱不禁风。但是，他的眼睛炯炯有神，洞若观火。同学阿春趁武老师转身板书，偷偷在课桌下面玩弹弓。正当他忘乎所以之际，武老师悄悄走近，用粉笔头轻轻砸在弹弓上……

阿春有些惶恐。武老师笑道：“我后脑勺儿长着眼睛，你别想侥幸逃脱！”阿春脸红了，同学们笑声四起。从此，阿春课堂上再也不敢三心二意，学习成绩进步不小。

最初，父亲为我起名“涂启宏”。我脚踏进校门，父亲就不幸去世。母亲要我改名“涂启志”，寓意“人穷志不穷”。我告诉武老师，他略作沉思：“改为‘涂启智’吧。德智体全面发展，启人心智！”

由于家境贫寒，我非常自卑，武老师多次找我谈话，以“自古雄才多磨难，从来纨绔少伟男”勉励我，给我奋进信心。

小学毕业，我以优异成绩考上镇重点初中。3年后，我又以全镇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师范，吃上“商品粮”。

当年，作为师范新生，我被安排在本县教师进修学校就读，因此与武老师再续“前缘”——当我一脸兴奋走进新学校，武老师已在该校“民师班”进修一年。

县城与老家相距20多公里。我们每个周六下午回家，周日下午返回学校。武老师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。每到周末，这辆自行车的后座成为我的专属座位。

不久，武老师利用中午时间手把手教我学骑自行车。3天后，我就可以上路骑行。武老师对我说，我已经掌握骑行要领，可以独立骑行。他起初还在后面扶着，随后悄然放手。

我上师范时，每学期学杂费三四十元，相当于工人一个月工资。我家完全拿不出这笔钱。武老师带我去见校长。

一个星期后，学校决定免除我所有学杂费。

那时候，我们生产队有三四十户人家。有不到一半家庭，可以一个月上街买两斤猪肉改善伙食。有三四户一周加一次餐。我们家属于特困户，不仅平常看不到肉星，就是过年也没钱买肉。

上师范第一年过小年前夕，武老师家杀年猪，他邀请“民修班”几位学员上门做客，并要我作陪。酒足饭饱之后，武老师拿出三四斤五花肉让我带回家。

那年除夕，我们家猪肉也炖得香喷喷，母亲喜笑颜开，我和妹妹欢天喜地……

令人痛心的是，武老师36岁那年意外染病，撒手人寰。

武老师虽然已辞世多年，但我总觉得他从来都没有离开。他的温文尔雅、热心善良和为人处世风范，就像一座灯塔永远照耀着我，即便穿越荆棘泥泞，我也不会气馁、不会迷茫。

知遇之恩

■尚宏厅

人的一生少不了贵人指点提携。潘总，就是我遇到的贵人，只可惜他在事业如日中天时撒手人寰。我时常在梦中见到他，他还是那样年轻。我总认为他还活着，醒来却是一场梦。

我和潘总相识于2004年，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：年轻朝气，为人低调，颇有儒商风范。不曾想，后来他竟成了我的贵人。那年，我所在的单位企业改制，我这个从事文字工作20余年的“老政工”，突然间被企业买断工龄，成了下岗职工。得知我的处境后，他向我发出邀请：“你明天就到我公司上班吧。”

没想到，我这么快被他聘用，并且把我安排到管理岗位，这让我受宠若惊。其实这也源于他对文化人的尊重和喜爱。平日里他和文人相交甚笃，他办公室里的那间阳光房成了与文人交流的场所。在温馨雅致的气氛里，大家坐在红木椅上，品茗交谈，兴致盎然。他的视野渐渐开阔起来，愈发在企业文化的土壤里深耕细作。

他是个工作狂，“狂”就“狂”在喜欢晚上加班赶工作。他对工作追求完美，一件很小的事都要做到极致。无数个夜晚，我陪他挑灯夜战。每次晚上加班前，我们先在外面随便点个砂锅，亦或吃碗酸浆面，然后坐在他办公室里抽支烟，喝杯茶，他说这叫“先预热”，然后摊开纸笔写文稿，经常对一篇文章字斟句酌至三更。

夜深人静时，他总忘不了亲自驾车把我送到家门口。我说，这么晚还劳驾你。他说，没事，不就一脚油儿的事儿，送你老哥子应该的。我顿觉一股暖流从心底涌过。

正当他在事业上大展宏图之时，生命突然画上了休止符，他的人生定格在54岁。这么年轻有为的老总突然离世，公司上下及其亲人万分悲痛。他还年轻，老天不该这么早将他带走。

化疗期间，他戴顶帽子穿梭于医院与公司之间，仍然保持着积极的精神状态，仍然与员工谈笑风生，丝毫没有显露出重病在身的样子。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，还对工作做细致的安排……公司员工看到他病入膏肓仍然操劳时，不禁眼眶湿润，伤心落泪。

他舍不下朝夕相处的同事啊。他最后一次与大家团聚是2017年的那次新春团年会。那晚，他让家人搀扶着，艰难地走到大家跟前。他骨瘦如柴，眼窝深陷，身体非常虚弱，但他忍着病痛与大家同聚同乐。酒席上，他举起水杯以茶代酒，给员工们一个个地敬酒，似乎一切的友情与寄托都在举杯同饮间。这个团年会竟是他与大家最后告别。

斯人已去，音容宛在。他在我的心中是好老总、好兄弟，他对我的知遇之恩无以为报，我只能铭记于心，对他对公司常怀感恩之心。

这些年，人们仍然怀念他。公司把他生前用过的办公室，包括他生前喜爱的桌椅、书柜、字画、红木茶桌等物件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，似有睹物思人的意味。我每天上下班，路过他的办公室，仿佛看到他还撑着瘦削的身子坐在那儿，没有离去……

父亲与《梨园春》

■云舒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父亲做小生意赚了点钱，把我们从村里接到城里，住上了楼房，第一个买的家电就是电视机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有了电视机就意味着有了很多精神文化娱乐。他最喜欢看的节目就是《梨园春》，十几年一直坚持，算是这个节目最早的一批忠实观众。现在回想，那应该是父亲一生中最辉煌、最得意的一段岁月。

《梨园春》爆红的那些年，楼上楼下的邻居都会凑过来看节目。听两个主持人幽默的开场白，看全国各地的戏迷打擂台，父亲总是乐此不疲地猜测谁能攻擂成功，谁能最终拿下总冠军。看到兴头上，他会跟着节奏唱起《花木兰》《穆桂英挂帅》《朝阳沟》这些经典剧目。父亲唱得投入，我看得痴迷，在那一刻竟觉得他身上绽放着一些平时看不到的光芒。

人生跌宕起伏，生意有赚也有赔。那年我刚考入大学，父亲做生意大亏，眼看着银行贷款也要到期了。长时间的操劳和不规律的作息早早地透支了他的身体健康。在一次体检时，他被确诊患上糖尿病，伴有并发症。一时间，生活的不幸接踵而至，我的学费、到期的贷款、治疗费用压得父亲这个顶梁柱喘不过气来。举步维艰的日子里，我们不得不匆匆卖掉城里的房子。用了多年的家电家具也被搬上卡车，托运到老家的旧屋里，父亲再没有心思看《梨园春》了。

病情稳定后，不甘失败的父亲四处奔走，靠着长期积累的人脉，顺利开拓了一番新事业。不到三年，我们家在城里又买了新房。搬家那天宴请了许多亲朋好友，身体不适的他破例喝了酒，好似要品味经历坎坷和磨难后东山再起的甘甜。

好景不长，父亲的病情很快恶化，一周两次的血液透析、视力越来越模糊……各种并发症折磨得他不得不停下刚有起色的生意，也没有兴致看任何娱乐节目了。他精神好时，母亲会搀扶他去院子里晒太阳，顺道在楼下的彩票店选几注彩票；不舒服时就只能枯坐在病床上，凝望西下的夕阳，发出一声沉闷的叹息声。

亲戚们都劝，如果没得这个病，父亲一定会继续“折腾”，再干出一番事业。但命运却不给他“如果”，也没能让他如愿。带着未了却的心愿，父亲的生命定格在2018年那个春寒料峭的深夜里。

《梨园春》陪伴的岁月一去不复返，父亲躺在空旷寂静的山林深处。承载儿时记忆的剧目以它独特的魅力不断上演，唱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，也诉说着父亲内心的苦辣酸甜。父亲的心愿我知晓，母亲亦知晓。日子还长，以后我们要靠自己好好走下去……

